

秦王嬴政上位之初，本欲驱逐关东客卿，李斯上《谏逐客书》，秦王采纳延揽人才的建议。韩非子来关内，为秦王讲法家之术，虽被李斯害死然而精神却化在秦始皇的意志之中。当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，禁锢中国思维，以霸道统治中国，春秋战国之百家争鸣的妙局被扫荡一空，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（借用古希腊的箴言来形容东周的精神维度），内心世界不再丰富，对于秦以及后来的专制王朝而言，权力才是君主（或僭主）衡量世界唯一的标准，“暴秦”之名可谓名至实归。嬴政后暴死沙丘，扶苏、李斯、赵高、秦二世、子婴等君臣，都不免断子绝孙。中国少宗教思维，多将个人、事件和历史的迷惘诉诸于宿命（迷信、天命）。陆川编剧、导演的《王的盛宴》便是将楚汉争霸的帝王将相们送到2200年之后，主创的反思和观众的追问，形而上的烈火一定要追击权力的过度异化。

刘烨饰演的刘邦，似乎从古希腊、莎士比亚悲剧中走出，通过黑泽明的帷帐，来到古中国。狂乱迷惘的刘邦，喟叹“我的一生都是鸿门宴”，所以作为观众不必要再将目光盯死在那场

著名饭局上项羽的反应，吴彦祖饰演的霸王为什么如此骄傲、轻易的放过刘邦？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谜团之一，“究天人之际”的司马迁早在《史记》中就告诉我们“性格决定命运”的话。项羽身为高帅富的贵族，对同样身为草根吊丝的刘邦、韩信从宏观上讲不在审视的范围。一再遭遇重大挫折的刘邦，却在打击中逐步强大起来，且是中国最能知人善任的典范。当刘邦在长安见识到阿房宫的巍峨辉煌、堂皇肃穆，御史寺的万有一切、井然有序，大数据的秩序对于刘邦的意义，在于醍醐灌顶，这个好色之徒，从邻家寡妇、遍地风流到奄有天下。韩信、萧何、张良三杰为刘邦战胜项羽做出了杰出贡献，刘邦打败了抗秦领袖项羽，最终刘邦和吕后收拾了所有人。

秦岚饰演的吕后，中年以前的人生经历就好像现在流行的狗血通俗剧，被刘邦骗婚，然而嫁鸡随鸡在帝国基层忙活着生活，闲着没事也编个故事逗逗闷子。她对“生存”的焦灼经过考验、掌握权柄之后，开始操弄文臣武将的命运，开始对最高权力人刘邦控制其信息，对兴汉三杰或杀或打或拉，对历史记录从源头上进



行改写。很明显，刘邦一生最大的敌人便是自己和吕后，他们把自我绑架到没有减速器的权力战车上，制度的缺憾要远远大于个人道德的缺陷，因此我们不能把刘邦看成屠杀功劳的暴君，也不能将吕后判断为红颜祸水女主祸国，权力的无边际、无制衡、无保障，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堕入王朝循环，后世两千多年帝王将相的变脸其实并不很多，在这个角度上看《王的盛宴》，我们或可以说，从秦汉到晚清，中国就是个漫长的鸿门宴。那些流水席上的宾客，做得最多的事情，鲁迅先生早就说了两个字：“吃人”。



《太极2》 @好多人：外行看各种华丽特效，摇滚配乐，搞笑字幕，大地图地点标示，招式身法分解图，内行看动作设计与武术指导。若说太极第一部只是看个新鲜的话，第二部倒是看出了武侠功底的沉淀，与太极的阴阳调和，全片无睡点尿点。

《守护者联盟》 @易：披着动画外衣的爆米花片，梦工厂转型做出了一部不恶搞也不花哨的“正剧”。对小孩来说，人物不够萌，色调也阴暗，对大人来说故事又太简单。不过眼花缭乱魔法特效配上优秀的3D视觉效果弥补了一些不足，推荐去电影院看。

《万箭穿心》 @老兄：王竞是个被低估的导演，《一年到头》《无形杀》《我是植物人》都试图用类型化叙事反映当下现实，而《万箭穿心》返璞归真，用更丰富、细腻和尖锐的笔触，雕刻小人物命运，展现了他作为导演的另一面。

《目击者》 @SaintCyr：所谓的目击者，其实不是主角，而是观众。众多电影手法的堆砌之作，想表现的东西都过于追求形式，内涵不足，剧情太多瑕疵，缺乏逻辑。

乐评 罗拉轻吟

文 | 毛子倩 图 | 资料

辣评

Comment



坐在电脑前，写这一段开头的时候，特意单曲循环了《Historia De Un Amor》。这首名为《爱的故事》的拉丁情歌，大概很适合作为一个引子，让更多年轻的人们尝一尝罗拉·费琪这位并不苦口的爵士良药。因为，这段旋律太过熟悉，李宇春当年正是通过层层翻唱之后，用那一首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令人过耳难忘的。

在罗拉·费琪来上海演唱《女人花》这张中国专辑之前，一直很认同关于她“丝绒嗓音”的

风评，那种醇厚却不带一点杂质的声音，日头里听起来总觉得全身的毛孔都缓缓地打开，夜晚听来，更是呼吸都顺畅了，没有矫情的炫技、可怕的刺音，罗拉·费琪就是那么自然地让乐曲萦绕在她的喉头、听者的心间。

而《女人花》这一张，却多少有点儿颠覆了想象，或许，我会更喜欢另一个中国式的评价——罗拉·费琪的声音是打磨得极精致的瓷器。丝绒虽然柔顺，却多少有一些暗沉无趣，而瓷器却多了一丝清脆滑爽的情致，原来，罗拉·费琪不但是稳定大气的那一种，偶尔也可以颠覆固有。《女人花》是一张集女性歌曲之大成的纯度精选，收录的10首歌曲是由她本人去年在中国逗留时，结合自身喜好、音域以及翻唱的可行度从百余首华语歌曲中精挑细选的，并用中英法三种语言诠释，在爵士名伶中绝无仅有。罗拉·费琪与华语音乐的情缘由来已久，因她尤其钟爱经历时光洗炼的黑胶经典，她笑言：“我很老派，我觉得自己生错了时候，应该一直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。”因而这张专辑，也满是怀旧之风，从《如果没有你》《夜来香》等老上海金曲，到《南海姑娘》、《我只在乎你》等邓丽君经典，再到风靡港台的《新不了情》，专辑曲目横跨40年代到90年代，是向过往华语音乐盛世的致敬，呈现了罗拉驾驭各个时期华语歌曲的非凡功力。

也就是几年前，在上海，爵士还有着小众的掣肘，那仿佛是戴着礼帽的老克勒、穿着旗袍的旧女子才应该欣赏的音乐，总而言之，一个“老”字。几年的时间里，上海的爵士音乐节花开不败，不管正不正宗、混不混杂，总是阳光正好，似乎，爵士的春天踏步而来，越来越多的后生们开始端起架势、整好装备，细品爵士了。罗拉·费琪深以为傲，觉得爵士年轻化再好没有了：“这些年轻歌手的存在能让爵士乐生生不息，他们很年轻，唱得好长得也好看，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关注，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帮助。爵士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一直延续，得到人们喜欢。对我来说流行音乐是来了又去，摇滚音乐是来了又去，只有爵士沿着蜿蜒起伏的曲线，一直存在下去。”